



第一輯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二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新列國志

三

〔明〕墨憨齋 新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四十四回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晉穆公北
移居處
此引秦之
晉穆公北
移居處
此引秦之

話說秦穆公私與鄭盟，背晉退兵。晉文公大怒，狐偃進曰：「秦雖去不遠，臣請率偏師追擊之。軍有歸心，必無鬪志。可一戰而勝也。」既勝秦，鄭必喪膽，將不攻自下矣。文公曰：「不可。寡人昔賴其力以撫有社稷，若非秦君，寡人何能及此？」以子玉之無禮於寡人，寡人猶避之三舍以報其施，況婚姻乎？且無秦何患不能圍鄭？乃分兵一半營於函陵，攻圍如故。鄭伯謂燭武曰：「秦兵之退，子之力也。晉兵未退，如之奈何？」燭武對曰：「聞公子蘭有寵於晉侯，若使人迎公子蘭。」

歸國以請成於晉。晉必從矣。鄭伯曰：「此非老大夫亦不堪使也。」石申父曰：「武勞矣。」臣願代一行，乃攜重寶出城，直叩晉營求見。文公命之入。石申父再拜，將重寶上獻。致鄭伯之命曰：「寡君以密邇川蠻，不敢顯絕，然實不敢離君侯之宇下也。君侯赫然震怒，寡君知罪矣，不腆世藏，願効簞于左右。寡君有弟，蘭獲作左右，今願因蘭以乞君侯之憐。君侯使蘭監鄭之國，當朝夕在庭，其敢有二心。」文公曰：「汝離我于秦，明欺我不能獨下鄭也。今又來求成，莫非緩兵之計。欲俟楚救耶？若欲我退兵，必依我三事，方可。」石申父曰：「請君侯命之。」文公曰：「必迎立公子蘭爲世子，且獻謀臣叔。」

齊出來方表汝誠心也石申父領了晉侯言語入城回復
鄭伯鄭伯曰孤未有子聞子蘭昔有夢敵立爲世子社稷
必享之但叔詹乃吾股肱之臣豈可去孤左右叔詹對曰
臣聞主憂則臣死今晉人索臣臣不往兵必
不解是臣避死不忠而遺君以憂辱也臣請往鄭伯曰子
往必死孤不忍也叔詹對曰君不忍於一詹而忍于百姓
之危困社稷之隕墜乎舍一臣以救百姓而安社稷若何
愛焉鄭伯涕淚而遣之石申父同侯宣多遂叔詹于晉軍
言寡君畏君之靈二事俱不敢違今使詹聽罪于幕下惟
君侯處裁且求賜公子蘭爲敝邑之適嗣以終上國之德

晉侯大悅。即命孤偃召公子蘭于東鄙。命曰：申父侯宣多。在營中等候。且說晉侯見了叔詹。大喝汝執鄭國之柄。使
其君失禮于賓客。一罪也。受盟而復懷貳心。二罪也。命左
右逐其鼎鑊。將烹之。叔詹而不改色。拱手謂文公曰：臣願
得盡言而死。文公曰：汝有何言。詹對曰：君侯辱臨敝邑。臣
常言於君曰：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反國。必伯諸
侯。及溫之盟。臣又勸吾君必終事晉。無得罪。罪且不赦。天
降鄭禍。言不見納。今君委罪于執政。寡君明其非辜。堅不
肯遣。臣引主辱臣死之義。自請就誅。以救一城之難。夫料
事能中智也。盡心謀國忠也。臨難不避勇也。殺身救國仁

也。仁智忠勇俱全，有臣如此，在晉國之法固宜烹矣。乃據鼎耳而號曰：「自今已往，事君者以詹爲戒。」文公悚然，命赦勿殺。曰：「寡人聊以試子，子真烈士也。」加禮甚厚。不一日，公子蘭取子文公告以相召之意，使叔詹伺石中父侯宣多等，即以世子之禮相見。然後跟隨入城，與伯立公子蘭爲世子。晉師方退，曰：「是秦晉有隙，晉猶有詩：『莫云』。」

蠅身同兵意不欺

却同蠅式片言移

爲貪東道蠅頭利

數世兵連那得知

是年魏犢醉後墜車折臂，內傷病復發，嘔血十餘死。文公諱其子魏犢，犢未幾，狐毛、狐偃亦相繼而卒。晉文公失

今平陽府
河津縣有
如賓鄉
新缺耕處

之慟曰寡人得脫患難以有今日多賴舅氏之力不意棄
我而去使寡人失其右臂矣哀哉胥臣進曰主公惜二孤
之才臣舉一人可爲卿相惟王公主裁文公曰卿所舉何
人也胥臣曰臣前奉使舍于冀野見一人方秉耒而耨其
妻饋以干餐雙手捧獻夫亦敘容接之夫祭而後食其妻
侍立於傍良父食畢夫俟其妻行而後復耨始終無惰容
夫妻之間相敬如賓况他人乎臣聞能敬者必有德往問
姓名乃卻芮之子卻缺也此人若用於晉不弱于子犯文
公曰其父有大罪安可用其子乎胥臣曰以堯舜爲父而
有冊朱商均之不肖以鯀爲父而有禹之聖賢不肖之間

父子不相及也。君奈何因已往之惡而棄有門之才乎。文公曰：善卿爲我召之。胥臣曰：臣恐其逃奔他國，爲敵所用。已攜歸在臣家中矣。君以使命往，方是禮賢之道。文公依其言，使內侍以絳纓袍服往召卻缺。卻缺再拜稽首辭曰：臣乃野農大，君不以先臣之罪，加之罪戾，已荷寬宥，況敢賴寵以玷朝班。內侍再三傳命勸駕，卻缺乃簪佩入朝。卻缺生得身長九尺，隆準豐頤，聲如洪鐘。文公一見大喜，乃遷胥臣爲下軍元帥，使卻缺佐之。復改二行爲二軍，謂之新上、新下。以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之子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舊有三軍，今又添二軍，共是五軍。亞

于天子之制豪夫向用軍政無闕楚成王聞之而懼乃使
大夫鬬章請平于晉晉文公念其舊德許之通好使大夫
陽處父報聘於楚自此晉楚數十年不交兵不在話下周
襄王二十四年鄭文公捷薨羣臣奉其弟公子蘭卽位是
爲穆公果寤昔日夢蘭之兆是冬晉文公有疾召趙衰先
軫狐射姑陽處父諸臣入受顧命使輔世子驪爲君勿替
伯業復恐諸子不安于國預遣公子雍出仕于秦公子樂
出仕于陳雍乃杜祁所生樂乃辰嬴所生也又使其幼子
黑臀出仕于周以親王室文公薨在位八年享年六十八
歲史臣有詩讚云

道路奔馳十九年

神龍返穴遂乘權

河陽再覲忠心顯

城濮三軍義問宣

雪恥酬恩中始快

賞功罰罪政無偏

雖然廣儉繇天授

左右匡扶賴衆賢

世子關上喪卽位是爲襄公襄公奉文公之柩殯于曲沃
方出絳城柩中忽作大聲如牛鳴然其柩重如泰山車不
能動至血不大駭太卜郭偃卜之獻其繇曰

有風西來

越我垣牆

我有巨挺

一擊三傷

曰曰數日必有兵信自西方來我軍擊之大捷此先君
之靈也告我也羣臣皆曰柩中聲頓止亦不覺重遂如

而先行先軫曰西方者秦也隨使人密往秦國探信不疑
話分兩頭却說余將杞子逢孫楊孫三人也戍於鄭之北
門見晉國送公子蘭歸鄭立爲世子忿然曰我等爲他戍
守以拒晉兵他又降服晉國顯得我每無功了已將密報
知會本國秦穆公心亦不忿只礙著晉侯敢怒而不敢言
及公子蘭卽位待杞子等無加禮杞子遂與逢孫楊孫商
議我等屯戍在外終無了期不若勸吾王潛師襲鄭吾等
皆可厚獲而歸正商議間又聞晉文公亦薨舉手加額曰
此天贊吾成功也遂遣心腹人歸秦言于穆公曰鄭人使
我掌北門之管謂鎖若遣兵潛來襲鄭我爲內應鄭可滅

晉公曰
官午
所以
之

也。晉有大喪，必不能救鄭。况鄭君嗣位，方新守備，未修此機，不可失。秦穆公接此密報，遂與蹇叔及百里奚商議。二臣同聲進諫曰：「秦去鄭千里之遙，非能得其地也。恃利其俘獲耳。夫千里勞師，跋踣日久，豈能掩人耳目？若彼聞吾謀而爲之備，勞而無功，中途必有變。夫以兵戍人，還而謀之，非信也。乘人之喪而伐之，非仁也。成則利小，不成則害大，非智也。失此一言，臣不知其可也。」穆公慨然曰：「寡人三置晉君，再平秦亂，威名著於天下，只因晉侯敗楚驕橫，遂以伯業讓之。今晉侯卽世，天下誰爲秦難者？鄭如野鳥，依人終當飛去。乘此時滅鄭，以易晉河東之地，晉必聽之。何

不种之有寒叔。又曰：君何不使人行弔於晉，因而弔鄭，以
寢鄭之可攻與否？毋爲杞子輩虛言所惑也。穆公曰：若待
行弔而後出師，往返之間，又幾一載。夫用兵之道，疾雷不
及掩耳，汝老憊何知？乃陰約來人以二月上旬，師至北門，
裡應外合，不得有悞。於是召孟明視爲大將，西乞術、白乙
兩副之，挑選精兵二千餘人，車三百乘，出東門之外。孟明
乃百里奚之子，白乙乃蹇叔之子。出師之日，蹇叔與百里
奚號哭而送之，曰：哀哉痛哉！吾見爾之出，而不可見爾之
也。穆公聞之，大怒，使人讓二臣曰：爾何爲哭？吾師敢沮吾
軍心耶？蹇叔、百里奚並對曰：臣安敢哭？君之師臣自哭。吾

子耳。白乙見父親哀哭，欲辭不行。蹇叔曰：「吾父子食秦重祿，汝死自分內事也。」乃密授以一簡，封識甚固，囑之曰：「汝可依吾簡中之言。」白乙領命而行。心下又惶惑，又凄楚。惟孟明自恃才勇，以爲成功可必，恬不爲意。大軍旣發，蹇叔謝病不朝，遂請致政。穆公強之。蹇叔遂稱病篤，求還銍杜百里奚，造其家問疾。謂蹇叔曰：「奚非不知見幾之道，所以苟留於此者，尚冀吾子生還一而已。吾兄何以教我？」蹇叔曰：「秦兵此去，必敗。賢弟可密告子桑，備舟楫於河下，萬一得脫，接應西還。切記切記。」百里奚曰：「賢兄之言，卽當奉行。」穆公聞蹇叔決意歸田，贈以黃金二十斤，彩段百束，羣臣

俱送出郊關而返。百里奚握公孫枝之手，告以蹇叔之言。如此恁般吾兄，不托他人而托子桑，以將軍忠勇能分國家之憂也。將軍不可洩漏當密圖之。公孫枝曰：敬如命。自去，準備船隻，不在話下。却說孟明見白乙領父密簡，疑有破鄭奇計在內。是夜安營已畢，特來索看。白乙丙啓而觀之。內有字二行曰：此行鄭不足慮，可慮者晉也。崤山險在即兩谷關也，爾宜謹。慎我當收爾骸骨于此。孟明掩口急走，連聲曰：咄咄晦氣。晦氣白乙意亦以爲未必然。三帥自冬十二月丙戌日出師，至明年春正月，從周北門而過。孟明曰：天子在是，雖不敢以戎事謁見，敢不敬乎？傳令左右

昔先帝下車前牙將褒姒子驍勇無比轡過都門卽從
平地超越登車疾如飛鳥車不停軌孟明嘆曰使人人皆
褒姒子何事不成衆將士譁然曰吾等何以不如褒姒子
於是爭先攘臂呼於衆口有不能超乘者退之戰後凡行
軍以敗爲怯軍敗則以敗爲勇此言殿後者蜂之也一軍
凡三百乘無不起騰而上者登車之後車行迅速如疾風
閃電一般霎時不見時周襄王使王子虎同王孫滿往觀
秦師過訖回復襄王王孫滿嘆曰臣觀秦師驍健如此誰
能敵者此去郢必無事矣王孫滿時年甚少含笑而不言
襄王問曰爾童子以爲何如滿對曰禮過天子門必卷甲